



杜璟华 著

# 青城缘

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创作



杜璟华 著

# 青城

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创作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青城缘：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创作 / 杜璟华著.

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1.9

ISBN 978-7-5057-2883-7

I. ①青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3079号

书	名：青城缘
作	者：杜璟华
出	版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	行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	销：新华书店
印	刷：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	格：710×100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303千字
版	次：2011 年9月第1版
印	次：2011 年9月第1次
书	号：ISBN 978-7-5057-2883-7
定	价：29.80 元
地	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	编：100028
电	话：(010) 64668676

# 第一章

民国十六年，青城镇，立秋。这一年秋天，格外的萧飒。

“孟家的少爷，要回来了。”

这个消息一经传出，旋即搅乱了整个孟家、林家，甚至是整个青城镇。

孟家的少爷孟祥河已经失踪了六年。

青城镇位于甘肃榆中县最北端，是宋代大将军狄青所筑。明末清初，青城人在黄河两岸种植烟叶，并进行加工、销售，到清代中后期，水烟的生产、加工、销售达到了鼎盛时期，到了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青城镇商贾云集。水烟经济的崛起促进了青城的繁荣和发展。

到了民国年间，孟家、林家，占据了青城的水烟市场 80% 的份额。

想当初，孟家与林家的联姻，轰动了整个青城。

林家，在青城镇，兴旺了三百年。林家的大门上挂着“德昭之家”的匾，那是皇帝御赐的。林家几代人经营的青城书院，更是青城文化的一种象征。青城镇的年轻人，以出身青城书院为荣耀。而孟家的崛起，在青城镇，不过是百年的历史。

孟家祖上原来是林家运送烟丝的筏子客。彼时，陆路运输不畅，全靠水路运输。筏子，是水上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。筏运，是当地最主要的运输途径。孟家祖上靠着殷勤巴结，渐渐做到了筏子头，最后到了孟祥河的爷爷孟病虎手里。此人虽然叫病虎，却是个狠角色。他用高价买下了林家一户破落子弟的房子，把一只脚踏上了青城镇。

这以后，孟病虎利用这间房开了一家赌馆，引进了江南一带流行的牌九，引诱林家子弟前去参赌。当时，林家的族长性格软弱，对林家子弟约束不严，于是孟家就靠赌馆发了第一笔财。但这些并没有撼动林家在青城镇三百年的根基。

真正改变这一切的，是发生在咸丰年间的那场豪赌……那场豪赌，一连赌了半个月。最后三天，更是生死大决战！

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！到了最后三天，孟家已经输得精光，但孟家不服输，押上了十五条人命！而林家想乘胜追击，押上了金银滩的五百亩烟田，还有青城镇的一条街。

三天三夜中，孟家的祖上和林家的祖上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十里八乡前来看热闹的人把赌馆门前的麦田都踩出了一条条路！卖拉面的牛大碗三天里卖出了十几袋面！牛大碗就是从那以后才发起来的！卖麻糖的，卖肉串的，算命测字的，甚至还有给过夜的人租棉袄的！场面壮观得比过年还热闹。

三天以后，当林家的祖上从赌馆走出来时，青城镇的格局便发生了巨变。林家有一半的烟行归了孟家，所有的烟田都被孟家拿走。从此，孟家控制了烟叶市场和黄河水道，林家掌握了钱庄和烟丝市场。青城镇从林家独占鳌头，变成了林孟两家互为犄角，势均力敌！

再后来，孟家在青城镇的势头越来越大，而林家，自那次豪赌之后，一蹶不振。

到了孟祥河父亲孟广海那一代，林家子弟，无心从商，就连当时的林家族长——林奇川的父亲，都整日泡在孟家的烟馆。几年下来，林家欠了孟家一大笔银子。

林奇川，是林家长房长孙。他和孟祥河从小在青城书院长大。两个人，既是同窗，又是好友，惺惺相惜。他们经常结伴同游，走遍了陇中大小城镇。对家里的事情，以及上一代的恩怨，他们知之甚少。

孟祥河他爹孟广海，为了改变家族筏子客的门庭和名分，指名要林府的大小姐嫁到孟家，以免去林家欠孟家的钱。否则，就要将林家族长赶出青城镇。

林府大小姐翠喜，听到外面风言，筏子客的儿子要睡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一气之下吞了砒霜。林府长房夫人，迫不得已，认了林府老三林天石的女儿林香玉为干女儿，代替翠喜出嫁。林天石，是林府大老爷庶出的三儿子，被公认的胸无大志。他终日在林家祠堂，干些点灯添油的活计。他明知女儿嫁到孟家没什么好果子吃，无可奈何，不敢违抗长房夫人的安排。

林夫人，并不甘心将林香玉嫁到孟府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只好闭着眼睛答应。

孟祥河和林奇川是被骗回家的。孟祥河刚回到家，就被软禁起来，直到举行完婚礼。然而，婚礼过后的第三天，孟祥河就失踪了。

不久，孟老先生被儿子的行径气得吐血身亡。孟老夫人挺身而出，独掌大权。在老管家曾德厚的扶持下，一边苦心经营家族生意，一边多方派人四处寻找孟祥河的下落。次年，林香玉产下一子，老夫人给孩子取名叫“孟岸”，希望孩子他爹回头是岸。孟岸的降生，给孟府增添了些欢乐。孟岸，更是大少奶奶林香玉的全部生活重心。

林香玉，在林家是庶出，但到底是书香门第培养出来的女子，虽然新婚三天丈夫就一去无踪，但她对孟夫人礼数周到，对下人和气友善，得到孟府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。孟老夫人对香玉，更是疼爱有加。一来，香玉给孟家生了个大胖孙子；二来，儿子的行为对人家香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。

香玉好孬也是林家唯一的千斤，婚后三天即被孟少爷祥河抛弃，林家怎肯罢休？

林家逼孟家立下契约，以六年为限。届时，若孟祥河不归，孟家要将一万大洋和金银滩五百亩良田赔给林家，还香玉自由身。一万大洋好说，但金银滩五百亩良田，是当初孟病虎从林家手里赢回来的，孟家也正是靠着这五百亩田正式在青城镇站住脚，并长足稳健发展起来。对孟家来说，那就是祖业！

六年，约定时日将至。

秋风肃杀，大地苍凉，漫天残霞中，一个身穿黑绸绣衣的女人，站在奔涌咆哮的黄河岸边。

黄河中翻滚的浊浪，随时都能把她卷入其中。她丝毫不在意这一切，她只是怔怔地看着水雾弥漫的前方。竖起的衣领托出她粉嫩的腮，俏丽的脸，和一双落寞的眼睛。她身后，不远处，传来苍劲的声音：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……

她转身，走入暮色。黄河，在她身后，渐渐地隐去了。

夜色渐浓，无月无星，枯草丛中，虫声唧唧，使这苍茫的原野，更平添了几分凄凉萧索之意。这个女人，就是孟府大少奶奶林香玉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，林香玉在两扇朱漆大门上兽首衔环的四合院门前停下。她看着那两扇大门，面如冷霜，眸子里神情复杂而坚定。六年的时间，不短了，孟岸从一个小婴儿，长成一个五岁的孩子。而她，从一个姑娘，变成一个很有风韵的女人。

气势恢宏的大门洞开，探出一个青衫男子胡子拉碴的脸。

“少奶奶，您可回来了。老夫人刚刚又问起您，孙少爷也在找您。”青衫男子道。

“知道了。曾管家。麻烦您跟老夫人通报一声我回来了。我先去看看孟岸，再去给娘问安。”

少奶奶香玉回了曾管家走入铺满青砖的院子。院子打扫得很干净。但显得有些



冷清。

院子中间，一位姑娘在跟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踢着毽子。屋子里的灯光和房檐下挂着的灯笼里透出的光，将院子照得通亮。男孩的笑声是给这种冷清增添暖意的唯一元素。

堂屋门口的台阶上，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年女人坐在椅子上。她手里端着一只黄铜制作的水烟瓶，眼睛盯着站在门口的女人。

“娘，您还没休息？我正打算哄孟岸睡觉，然后去给您请安。”香玉低垂着头小声说道。

被称做娘的中年女人，就是孟府老夫人。老夫人看了一眼香玉，低下头，吸了一口水烟，半闭上眼睛，口中轻轻地吐出一团烟雾。老夫人睁开眼对香玉说：“我听樱花说孟岸自己在，就过来看看。”陪孟岸踢毽子的姑娘，就是老夫人嘴里的樱花。樱花姓马，是老管家曾德厚从育婴堂抱回来的孤儿。樱花从小在孟府长大，她比孟祥河小上四五岁，跟孟祥河一起长大，两人感情很好，半是兄妹，半是主仆。

停顿一下，老夫人说：“香玉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跟孟岸休息吧。我也累了。”说完，她起身。陪着男孩踢毽子的马樱花见老夫人起身，赶紧用手接住跃起的毽子，跑过去，扶着老夫人。

孟岸走到香玉身边叫了声“娘”。香玉摸着孟岸的头，用衣袖给他擦了一下额头。

“跟奶奶说慢走。”香玉低头教孟岸。

“奶奶您慢走。”孟岸靠在香玉怀里说。老夫人冲孟岸笑笑，就在樱花的搀扶下，走出了院子。

天更黑了，还下起了小雨。夜风凛冽，添了几分寒意。孟老夫人打了个寒战。回到前院，樱花赶紧取了件披风给老夫人披上。

老夫人一点儿也不老，四十多岁的样子。自从儿子孟祥河离家出走，她就没有安稳地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。她显得几分心力交瘁。

她一边抽着水烟，一边盯着桌上的黄历。桌子上放着好几本黄历，每一本黄历都翻在同一天！

她若有所思，有些心不在焉。马樱花端着茶进来，她把茶盏放在桌上上前道：“夫人怎么又在看黄历啊？”

孟夫人喃喃地说：“六年了……该了结了……”

马樱花不解地问：“夫人，您说什么？”

孟夫人也不回答，只是对她说：“你去看看孟岸睡了没有，睡了就抱到我这边来。”

你不觉得今天香玉神情有点古怪吗？还有，今天我这眼皮老跳。”

马樱花点了点头，“少奶奶是挺奇怪的，大晚上她不在院子里，跑出去做什么也没说。”停顿了一下，樱花又说：“夫人您是不是担心兴隆山的土匪呀。听说那伙土匪最近老撕票。”

孟夫人一听，脸色变了。“是吗？那你快去孙少爷那看看。”马樱花赶紧去了后院香玉少奶奶的房间。

香玉跟孟岸住在后院。她的房间，陈设讲究，但因为没有男主人的气息，略显冷清。马樱花敲门进入的时候，大少奶奶香玉坐在桌边面带倦容，她托着腮帮子，望着灯苗发愣。

马樱花悄声说：“少奶奶，夫人问孙少爷睡了没有？如果没睡，就让我把孙少爷带过去。”

香玉回头看一眼床上的孟岸，孟岸闭着眼睛在床上，发出轻微的均匀的鼾声。她轻声说，“孟岸已经睡了。”

樱花走到床边，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孟岸，顺手从床上拿了件衣服，走到桌边给香玉披上。

“少奶奶，你要保重身体。”

香玉冲樱花勉强地笑了笑，无语。樱花悄声走出屋子。

香玉望着樱花离去的背影，人钉在椅子上，心里却打了十个八个的转转。她嫁入孟家六年，孟岸已经五岁了。这六年来，她表面上平静，谦和，过着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生活，但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。她内心里的郁结、苦闷、无奈甚至绝望，无人言说。长久以来，这一个个孤枕难眠的夜晚，陪伴她的只有跳动的灯芯和孟岸熟睡的呼吸。

孟岸、孟岸，她心里轻呼着儿子的名字，落下一行清泪。要不是有孟岸，这些年，她根本就熬不下来。她庆幸有孟岸。她爱孟岸，更爱孟岸的父亲。无数次，她抱着孟岸的时候，看着孟岸的眼睛发呆。那双眼睛，太像他父亲了。想起孟岸的父亲，她更千肠百转。

香玉起身、坐下，又起身，再坐下。几个反复，她下了决心，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纸包，将里面包着的粉末倒入茶碗里，用小匙把它们碾碎。她用筷子搅动着碗里的水，碗里的水渐渐变成黑色。

香玉端着碗走到床前欲伸手去拉熟睡的孟岸，这时候她又停住，本来她已下好决心，事到临头又有些犹豫。

孟岸发出一声梦呓，“娘，我爹哪儿去了？”香玉一震，一把拉起睡熟的孟岸，轻





声唤着，“孟岸！孟岸！”香玉哄着孟岸把药喝了，孟岸昏沉沉睡去。

香玉去柜子里取了一身黑衣穿上，头上缠了一条黑纱巾。她咬了咬牙，用毯子把熟睡的孟岸包裹起来，抱着出了门。

夜已深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香玉抱着儿子，悄无声息地出了孟府。

天下起了小雨。雨中的青石板路空旷寂寥。香玉抱着孟岸越走越急，匆忙中，孟岸的一只鞋子掉下来滚落在地上，香玉浑然不觉。

孟夫人在前厅坐着抽水烟，她听着窗外淅沥沥的雨声，心神不宁。她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孟岸是香玉的心头肉，更是孟老夫人未来所有的期盼！孟老爷子的早逝，儿子的逃离，更有传言说是孟祥河已被土匪绑票，这一切，让她本来应该安享的晚年，变得劳碌起来，她不得不跳到前台打理家族事务。她不相信儿子被土匪绑票了，如果那样，土匪应该前来要钱。

猛地，她把水烟瓶往桌上一放，“不行，樱花。你还是去把孟岸给我抱过来。”守在一旁的樱花领了命，一路小跑来到后院。还没等她敲香玉的房门，门无声地开了。

她心生疑惑，进了屋发现房间空无一人！

“咔嚓”一声惊雷，紧接着一道闪电划亮房间。马樱花手一颤，她看见地上有一只摔碎的碗。她不由自主地惊呼一声：“少奶奶和孙少爷不见了！”转身跑回前厅，报告给孟夫人！

瞬时，整个孟府在雨雾中灯火通明起来。经过一阵折腾，孟府的下人们都举着火把站在院子里，孟夫人站在堂屋门口铁青着脸。一通查找之后，樱花发现后院门开着，事不宜迟，曾管家率孟府的家丁举着火把，从后门追了出去。

曾德厚他们在林家府第门口找到了孟岸的鞋。他心里一惊，拿着鞋回了孟府。他跟孟夫人耳语了几句，孟夫人脸一沉，“林家？难道她也在算计着日子……”

曾德厚知道其中利害，进言道：“夫人，少奶奶是不是和林家串通好了？”

“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看来我得亲自出面。走，去林家接少奶奶！”孟夫人吩咐众人随她一起去了林家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孟府的下人们举着火把簇拥着孟夫人站在林家门口。马樱花搀着孟夫人站在最前面。火把的火光照亮了林家气派厚重但略显衰败的黑漆大门。

孟家下人前去拍打了几下大门，过了好一阵，大门终于缓缓开了。一群林家家丁

手提灯笼，簇拥着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年女人走出来。中年女人身着质地考究剪裁合体的绸衣，线条优雅的脸上是冷漠和傲慢。她就是林府长房夫人。

孟夫人躬身行礼道：“林夫人。”林母用阴冷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孟夫人，“哟，是孟夫人呀。怎么串门也不挑个好时辰？你看这天都黑了。”

孟夫人也顾不了许多，焦急地说：“林夫人，我是来接香玉和孟岸的。”林母眉毛一挑，冷冷地说：“香玉？她不是早嫁到你们孟家了吗，你咋上这儿来找？”孟祥河的逃婚，让本来就面合心不合的林、孟两家，关系更加紧张。林夫人的话中带刺，孟老夫人为找回孙子装听不出来。她回复道：“香玉带着孟岸跑了。有人在贵府门前找到孟岸的一只鞋。”

林母听了冷笑一声，“这是你孟家的家事，跟我们林家有什么关系？嫁出门的女儿，泼出门的水。别说她跑了，就是死了也跟我们林家没关系！”

孟夫人耐着性子压着嗓子说道，“可跟我这个做婆婆的有关系。林夫人，你让我进去把她跟我孙子接回去吧。”林母根本不理睬孟夫人这一套，干脆地说：“不行！你三更半夜如此兴师动众，谁知道你们来要干什么！”

“兴师动众？”孟夫人接过林夫人的话茬，“兴师动众说明我们孟家在乎这个媳妇！”

“你们孟家在乎这个媳妇？在乎她，为啥让她守了这么多年的活寡？”林母突然声音抬高了八度。孟夫人自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亏欠，她强忍着脾气说道：“夫人，孟家纵有千般不是，今天我这做婆婆的亲自上门来接她，你也该让我进门吧！”

“进门？林家的门又不是什么烟馆酒肆，是随便能进的吗？你抬头看看，这门上挂着皇帝赐的匾，‘德昭人家’！这可不是村妇草民的脚步便能跨的！”林母言语里夹枪带棒丝毫不让步。她继续说道：“这兵荒马乱的，晚上概不会客！关门！”说完，她转身往门里走去。

孟夫人为了孙子顾不了许多了，“林夫人，你说我不懂规矩也好，上门闹事也好，我都认了！我今天必须要进去接我媳妇、孙子！今天也没人能拦住我！马樱花，进去！”

林母也来了气，她把身子往门口一横气冲冲地说：“姓孟的，我是诗礼人家出身，不会撒泼也不会耍无赖，不过你今天要想进去，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！”

两位夫人相互盯着僵持不下，众家丁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就在此时，走过来一个人。他就是香玉的亲生父亲林天石，也是林家现任族长。

林天石人精瘦，身上的袍子打着补丁，但双眼炯炯有神。林奇川的父亲去世后，他接替其当上林家族长。但他不过是个傀儡，族长的实权落在了林老夫人手里。好在他每日里安然地在祠堂给祖宗牌位拭灰，给灯里添油，到也无心争权夺势。

两位夫人在门口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他正在林家祠堂里，往每一个牌位前的油灯

里添着灯油。门口的喧闹声，让他停下来。他把油壶放下，赶紧到门口看看怎么回事。

林天石一来为了打破僵局，二来也是惦记女儿，充当起说客来。林母终于答应孟夫人他们进去找香玉和孩子。但林母也提出如果找不到人，孟夫人要给林母磕头谢罪。孟夫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。

林母命人搬来一把椅子放在门口，她气鼓鼓地坐在上面，等着看孟夫人的好戏。林天石有些担忧，神色凝重地站在林母旁边。

过了一会，孟夫人他们沮丧地从林府走了出来。

孟夫人给曾管家使了个眼色，曾德厚端了个盘子走上前。他掀开盘子上的红绸子，盘子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银元。曾管家说道：“林夫人，林老爷，深夜打扰实在抱歉，这点银子给府上压惊吧。”

林天石眼前一亮，“亲家太客气了。”他边说边伸手，准备接过银子。

林母瞪了林天石一眼，冲着林天石说：“客气？林老三你也太贱了！她深更半夜带着人上门来寻衅闹事，弄得鸡飞狗跳！这点银子就堵住你的嘴？我跟她可是有话在先。”

“这，这。”林天石被林母说得把手放了下来，停顿了一下，他劝道：“嫂子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都是至亲……”

“至亲？你给我打住。有深更半夜打上门来的至亲吗？至亲能让香玉守这么多年的活寡吗？亏你还是香玉她爹！也是香玉能忍，换作别人早受不了！跳黄河都得跳上几遍了！”林母得理不饶人地说。

孟夫人听林母这样一说，脸色当即一变，“黄河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”她赶紧转过头吩咐马樱花去河边找找香玉和孟岸，接着对曾管家说：“曾管家，你再叫人回去拿一千大洋来给林夫人压惊。”

林母听了这话，更来气了。“怎么，欺负我没见过银子吗？告诉你，虽然林家败了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我也是银子堆里滚大的。银子，我不稀罕！我要你照刚才答应做的，磕头谢罪！”林母一字一顿地说出“磕头谢罪”这几个字，孟家人都愣在那里。

曾德厚上前一步道：“林夫人，我替我家夫人磕头谢罪行吗？”

林母用余光扫了一眼曾德厚说道：“不行，你说起来是个管家，也就是拿算盘的长工，算什么东西！今天，就要你家夫人磕头谢罪！”

孟夫人心里惦记着孙子，不想过多纠缠，咬咬牙说道：“只要能找回我媳妇和孙子，别说要我跪下，要我做牛做马都行。”孟夫人话音未落，突然就听咕咚一声。她回过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林天石跪在林母面前。林天石边跪边说：“嫂子，我替亲家请罪行吗？”

林母一下子怔住了。“林老三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林天石扭头朝孟夫人喊道，“亲家，你赶紧带人去找香玉和孟岸吧！找到了立马捎个信来！”马樱花拉了孟夫人的衣角，

孟夫人心领神会。率众家丁离开。

林母见状，恨恨地冲着林天石说：“林老三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怎么说跪就跪，而且替林家的仇家跪！你们林家的男人怎么都这么窝囊？看来靠你们男人是靠不住了。黑蛋！去把她姨她姑都叫来，香玉要有个啥好耍，今天就是我们跟孟家算总账的日子！”

说完，她转身回府。

此时，林香玉正抱着孟岸站在黄河岸边，她像一尊塑像。黄河岸边的冷风掀起了她的衣角。孟岸的头靠在她肩上，还在酣睡。本来她已经认命了，但今天得到的消息，让她顿时万念俱灰。

远处，一行火把，由远及近，还伴着一声声呼喊：“少奶奶！少奶奶……孟岸孙少爷。”

听到这些，香玉脸色变了。她抱着孟岸不再犹豫，一步步走进冰冷的河水。河水很快齐了她的腰，打湿了孟岸垂下的小脚丫。

她停了下来，看了一眼孟岸，“对不起，孩子。是妈妈不好，你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你爸爸。别怕呀，孩子，很快就好了。妈妈陪着你，妈妈带你去见你爸爸。”她呢喃着。泪水大滴大滴地掉在孟岸的脸上。

一个大浪过来，打得香玉站不住了。她闭上了眼睛。

忽然间，一只有力的大手，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。顿时，她晕了过去。那人，伸出另一只手，托起孟岸，不让冰冷的河水沾到孟岸。

孟岸被抱回孟府时，双眼紧闭。早有人叫来了孟府的郎中史太医。史太医给孟岸把了脉，冲焦急地守在边上的孟夫人说：“夫人放心，孙少爷这是服用了蒙汗药，并无大碍，只是恐怕还得睡几个时辰才能醒来。也不用开什么方子。”孟夫人长出了一口气。

马樱花一脸不解地问道：“夫人，少奶奶为啥要给孙少爷喂蒙汗药？”

孟夫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还用问，她是想带着孟岸一起寻短见！老天保佑，再晚一步孟家就要绝后了！樱花，从今往后，你要寸步不离地守着少奶奶，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！走，你现在就跟我去后院看看。”孟夫人说完，起身朝后院走去，樱花点了点头跟着她一起朝后院走去。

香玉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林母，和林家的其他几个女人，守在她床前。林母坐在椅子上，见她醒了过来，轻声地问，“喝水吗？”

香玉软软地靠在那里，摇摇头。泪水，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她丝毫没有获救的欣喜，



她内心里只有哀叹，死都这么难呀！

林母探了探身，用手抹去她脸上的泪说道：“香玉，你哭了六年了，就是黄河水也该哭干了。这有用吗？你照样守着活寡，照样受你婆婆的气……”

“不怪我婆婆，她没给我气受。”香玉小声说。

林母气呼呼地接过话：“不怪她怪谁？她要是教子有方，你男人能扔下你一走就是六年吗？哭没用，寻死觅活也没用。六年了，得有个了断了！你看你过的什么日子？好在约定的六年之期马上到了，你跟我们一起回林家。今天这事，不能就这么了了。”

孟夫人走进香玉的房间，刚好听到林母这番话，这让她显得有点尴尬。

林母见孟夫人进来，将了她一军，“今天差点就出了人命！而且是两条人命。作为香玉的养母，我要你给个说法。”

孟夫人料到林母会借题发挥。她镇定自若，答应十天后，就会给林家一个说法。再过十天，就是孟祥河离家出走六年的日子！她曾答应过香玉的爹，如果六年后孟祥河还不回来，就给林家一个说法。

林母心里话，再给十天又能怎么着？起身率林家众女眷离开。

孟夫人来到床边，看着香玉哭红的眼睛叹了口气，“孩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。”香玉低着头，不说话。孟夫人让樱花留下照顾香玉，自己回去看孙子。

夜半，樱花从香玉房间出来。一出门，看见一个黑影抱着头蹲在门口。她走近一看，是林天石。

“亲家老爷，您咋蹲在这儿？快进屋吧。”樱花道。林天石摇摇头说：“樱花姑娘，我没脸进去。香玉还好吧。”

“还好，还好。现在刚睡下。”樱花忙不迭地说。林天石站起来：“还好就好。那我回了！”樱花望着林天石的背影心想：这亲家老爷也真是，来了也不去看看，就蹲在这里。真窝囊。

林天石回到家，一声不吭地坐在桌子前，看着手里一只娇小的绣花鞋发呆。下人水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食进来。

水娘，三十来岁，体态风流，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。水娘是个苦出身，年纪轻轻被好赌的丈夫卖到妓院。也算她命好，当即被偶然去妓院的林天石赎回来。水娘是个实诚人，自从被林天石赎回来就一门心思地跟着林天石，照顾着林天石。起初她是为了报恩，渐渐地她从心里喜欢上林天石。她觉得老爷虽然有点懦弱，但对人很好，尤其是对她一点儿也不嫌弃，偶尔还很关心她，体贴她。她心里觉得老爷也应该是喜欢她的。两个人，始终恪守着主仆之礼。

水娘看林天石在那里发愣笑了，“老爷，您还有这爱好啊？是哪位小娘子的？”林

天石喃喃道：“香玉的。”水娘一怔，“大小姐？哟，我真该掌嘴。”林天石看着手里的鞋说：“当初她娘要给她缠脚，她又哭又闹，死活不肯。我心软了，没让给她缠，这鞋就没用上。”

水娘把面放桌上，索性坐下来心直口快地说：“老爷，本来东家的事我不该多嘴，可我看您这日子过得也挺闹心的，我看您当初就不该把她嫁到孟家！都说您窝囊，您也真是窝囊。自己的女儿的事都做不了主。现在可好，香玉过的什么日子？我看林家的人也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亏您还是个族长。”

林天石放下手里的鞋，有些气愤了，“林家的人？哼，他们是忘恩负义！我现在不跟他们计较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林天石对得起林家的列祖列宗！我让香玉嫁到孟家，还不是为了林氏家族？如果当时我不答应，林家只有滚出青城镇了。族人不明事理，好在长辈们觉得我太亏了，让我做了林家的族长。可当个族长能弥补我女儿受的苦吗？我本来想，不管怎么样，香玉嫁过去总有几天好日子过，没想到孟家那小子一跑就是六年，香玉至今都在恨我！我心里的苦跟谁说去？”林天石也就在水娘面前，说说心里话。

水娘见林天石动了气，赶紧劝慰。

“再等十天吧，再过十天就是孟祥河离家出走六年的日子，当初他娘答应过我，如果孟祥河到了第六年还不回来，她就给我个说法。”林天石像是说给水娘听，也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
这个时候，林母也带着众女眷回到家。她看见儿子林奇川的房间灯还亮着，就推门进去。

此时，林家长房的少爷林奇川正手捧一枚印章，专心地篆刻着。他刻得很痴迷，连母亲推门进来都没发觉。

折腾了一晚上，林母面带倦容。

“儿子，你真行。外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还能入境，专心篆刻？”林母边说边坐了下来。她从儿子手里拿过印章看了看，说道：“你在学八大山人的刀法？”

林奇川一愣，说道：“娘，您怎么知道？”林母笑了笑说：“八大山人的金石有三大法宝，其一，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；其二，布局着眼于气势。其三，刀法讲究出奇巧妙。”

林奇川大为惊讶，“娘，这些您都知道？”

林母放下印章，“你外祖父是陇上的书法大家，以前我当姑娘的时候，常躲在屏风后面听他跟别人谈书论道，略知一二。”

林奇川一脸钦佩地看着娘。在他眼里，娘是威严得不可亲近的，也是忙碌的。“娘，怪不得你从小就教我练书法，临摹古帖，原来咱们家是有传统的啊。”林母听儿子这



么说，不禁一脸惆怅，“是啊，当初我要不嫁给你爹，也许就去了京城，你外公已经奉旨进京……唉，不说了。往事如烟，随风而散。”

林奇川给母亲倒了杯茶，送到母亲手里，说道，“娘，您今天去孟家了？”

林母看着儿子，苦笑地说：“我还以为，你什么都不关心呢。唉，还不是因为香玉的事？她今天抱着孟岸去投河了，幸亏曾管家他们及时赶到把她们娘俩救了下来。”

林奇川无奈地摇摇头，“我早劝过她，年纪轻轻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我劝她早点离开孟家，可她偏不听！”

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月茹呢？”

月茹，是林奇川的媳妇，父亲是陇中驻军团团长王海臣。王月茹嫁到林家，到也守本分，但时间长了，小姐脾气就有点收不住。更何况林奇川性子软弱，也不太管她得住她。她最近迷上一个叫花晓青的花旦，更是隔三差五地就回陇中的娘家，去捧角儿。起初，还跟林母说一声，到后来，是拔脚就走。

听母亲问起自己的媳妇，林奇川有点难为情地说，“娘，她回陇中了。我准备明天去接她回来。”

林母叹了口气，“你也别太宠你媳妇了，该上笼头还得上笼头，别由着她胡来。”林母不想让儿子难堪，话说得点到为止。“我去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”

林奇川送走了母亲回到屋里，他走到书架前，拿起一只镜框，看着上面的照片。照片上三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并肩站在黄河岸边，三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充满朝气的笑容。一时间，他看得呆了，心里千丝万缕，思绪纷杂起来。

十天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明天就是孟、林两家约定的六年之期。

这天晚上，孟夫人一身缟素，发际上插了一朵白花，马樱花捧着茶进来，见状问道：“夫人，您穿得这么素干啥？还插朵白花，办丧似地。”

孟夫人平静地说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孟家是要办丧事了。明天是祥河出走六周年的日子，六年来，他音讯全无，肯定是死在外头了……当初我答应过香玉的爹，到了这一天就给他一个说法！我们不能再等了。”

马樱花眼里涌上了泪，哭着说：“夫人，钟娃子还没回来。少爷还有希望。”

孟夫人摇摇头，她知道樱花是在安慰她。她懂，她都懂。她冲着樱花说：“钟娃子是不会回来了，当初他说过，找不到祥河就不回来。行了，樱花，你别哭了。我都不哭了。六年了，我的泪都哭干了。你去吧，告诉曾管家，让他给祥河准备一口棺材。”

马樱花不敢再哭，暗自小声抽泣着。她生怕把孟夫人的泪再招出来。她转身出去找曾管家。樱花刚一离开房间，孟夫人眼圈就红了。

“祥河，祥河，你把娘的念想都断了啊！”她撕心裂肺地哭起来。

这边，孟家上下，开始准备着明天的事情。那边，林家也没闲着。

林母先是找到林天石商量明天的事情。林母问林天石对于明天有什么打算，林天石说是看孟家咋说。林母一听就急了，“那怎么成，噢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，天底下哪有那样的事！我们自己得有个主意才是啊。”

林天石叹口气，说道：“嫂子，那你说咋弄？当初孟祥河跑的时候他娘就承诺过，如果六年后他还不会回来，孟家就赔咱们林家五百亩田，一万大洋。”

林母倏地变了脸，“我不同意！我们家翠喜不能白死。孟家要是不逼婚，翠喜也不能吞砒霜。他孟家得赔我们林家一条命钱！这话你明天伺机一并提出来！”

林天石一脸为难，他小声说：“嫂子，这恐怕不太好吧。明天镇上有头有脸的都要来，还是适可而止吧，别让人家说我们林家得理不饶人。”

林母动了气，林天石委曲求全地说：“嫂子，如果你觉得翠喜死得冤，孟家赔我的钱和地都分一半给你，行吗？”

“林老三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到现在都不明白，我不是贪图那几个钱，我是为林家争口气，为我冤死的女儿讨个公道！哼！”林母气呼呼地说完转身离去。

林母从林天石房里出来，思来想去：这事儿林天石是指不上了，还是要靠儿子林奇川。可是林奇川去了陇中接媳妇。回到屋里，她立即修书一封，连夜叫黑蛋去陇中接林奇川。临出发前，她叮嘱黑蛋明天务必要把少爷尽早接回来。

明天，林奇川能否如母亲所愿赶回来？明天，孟夫人将如何为儿子办丧事？明天，林母将会如何刁难孟家？

无论如何，明天将是不平静的一天。明天将是充满戏剧化的一天。

明天，各方人马，将粉墨登场。





## 第二章

青城镇孟家大院的人，忙碌了整个晚上。

天蒙蒙亮时，孟家院子里已经一片缟素。屋檐上挂着白灯笼，院子当中搭了个白篷，白篷中间设了个孟家少爷孟祥河的灵位。由于是衣冠冢，灵位前摆放着一叠他的衣服。香烛、供果，也都已摆好了。一口黑漆漆的棺材赫然摆放在灵位前。

篷子前边，放着一张桌子，桌子后面有三把椅子，桌子两边成八字形分别摆放着两排椅子。此刻孟家这边的椅子上已经坐上了人，林家那边的椅子上只坐着林天石一个人。

孟岸披麻戴孝跪在灵位前，香玉一身孝服，站在孟岸后面。孟夫人一身素服站在大门口迎接来宾，马樱花一身素服陪在她身旁。

一个六十来岁，身穿长衫，儒雅清瘦的男人走进来……

管家曾德厚高声唱道：“青城书院山长杨汉卿先生到！”

长衫男子进了院子，冲孟夫人揖拱手，说道：“夫人节哀顺变。”孟夫人点头示意：“多谢山长，杨先生请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乘轿子抬过来在大门口落轿。一身绣服，珠翠满头的林母从轿子里走下来。

曾德厚高唱道：“长房林夫人到！”林母一身鲜艳地走了进来，丫头嫣红提着一只暖匣跟在后面……

孟夫人微微一皱眉头，心里话，这是来挑衅的呀。我忍，无论如何要把今天撑过去。孟夫人忍着内心的不悦。“有劳夫人，里面请。”